

蔡思聪

2012213503

### 浅析《我的名字叫红》中的叙事技巧

**摘要：**本文从叙事技巧的层面探讨了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中多角度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对表现东西方文化冲突下身份寻求主题的作用。并结合文本探讨了模糊、交错的叙事时间及其作用。

**关键词：**多角度 第一人称 叙事时间 叙事频率

#### 正文：

正如帕慕克谦逊地称自己为“伊斯坦布尔讲故事的人”，他的确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作为一部广受喜爱的纯文学畅销书，《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带给读者的一场设计精巧的叙事盛宴。下面结合文本，从叙事视角和叙事节奏两方面谈谈其精彩之处。

#### 一、多角度第一人称视角叙事

《我的名字叫红》没有采用全知全能第三人称叙事，而是采用了一种令作品异彩纷呈，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他制造了一曲叙述者的多声部合唱。小说家帕慕克将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在全书 59 章中，二十几位叙述者（人或物）都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开始叙事，讲述故事。这众多人参与的叙事就如同一首多声部的合唱，每个人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这二十种不同的声音却可以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他们有姨夫、黑、谢库瑞、奥尔罕、艾斯特、奥斯曼大师、“蝴蝶”、“鸛鸟”、“橄榄”、凶手，还有一只狗、一棵树、一枚金币、红、一匹马、撒旦、两个苦行僧、一个女人、死者等。在这 59 节中，作者运用这 20 个不停轮换的人物、角色进行了 59 次视角的转换。

艺术作品中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而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其叙事形式也与内涵紧密联系，帕慕克本人是这么解释自己的多角度叙事：“实际上不停地扮演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话非常有趣。我不断地发掘各种声音……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细节。”作品描写的土耳其正处于西方文化向土耳其渗透的时期。此时的土耳其已经接受了来自中国等东方国度的文化，又面临西方文化更为强大的攻势，人们的信仰、经济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震荡。土耳其要如何面对这样的激烈碰撞和冲突，正是作者要极力表现的。作者在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古兰经》里的一段话：“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他就是要让驳杂的声音在以平等的地位发出。多重庞杂的声音的混合，如同东西方文化间的冲突一般，而这种可以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的多重声音又可以视作是东西方文化间融合的象征。所以我们在这众多的声音中，看到入侵者（法兰克画法）、坚决抵抗者（奥斯曼大师）、接受但心中极度恐惧者（“高雅”）、别有用心的接受者（姨夫）、为了金钱而接受者（“鸛鸟”）、尾随者（“蝴蝶”）、旁观者（黑）等等。在冲突中，没有谁是谁非，大家都有各自内心的“神”，为自己的信仰而发声。帕慕克也知道，在这样一个夹杂着矛盾与不安的背景下，没有所谓的纯客观叙述、判断。于是通过多角度的第一人称叙述回避任何是非判断，将信息与读者共享，好让读者自己思索。

除服务于主题外，第一人称多角度叙事中的视角的转换一方面进行信息自限、制造悬疑，另一方面摆脱时空的限制，靠近“全知全能”叙事而又不失去真实感与读者的信任。第一人称多角度视角的这种主观叙事，不但能进入人物、角色内心，使用这个人物、角色的视角进行观察，而且通过不同人物、角色的视角进行讲述以逃避由于第一人称有限视角造成的时空局限范畴。正因为运用了不同视角的转换，谋杀、宗教、东西方文明、艺术观念等这些沉重而又严肃

的话题得到了轻松、巧妙的表达。

## 2、倒错的叙事时间

李继宏评论《我的名字叫红》道：“平时我们看的小说都有一个时间流在里面，读者会跟着这个时间走，而这本书有 59 章，却没有统一的时间。”独特的叙事节奏是这本小说在叙事层面上的另一大亮点。在叙事时间顺序的安排上，作者颇费了一番心思。

首先，作品的时间是模糊的，我们很难从作品中判断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根据故事中两种绘画风格间冲突的事实，可判断应当是在西方文化已经开始向土耳其渗透的时期或者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与交流已经进行很久以后的一个时期。这种模糊的时间增加了读者对文本的想象空间。当然，作品的重点并不在探求是从何时开始古老的土耳其文明开始汇入新鲜的外来文化，而旨在强调这种冲突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到土耳其人民的生活当中。这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也难以预料的。将具体的年代隐没起来，叙述一段模糊的历史，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土耳其，是历史中的土耳其的缩影，同时也仿若正是现代土耳其的真实生活图景的写照。

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叙事时间的顺序是相互交错的。作品中的叙事很少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进行，往往是采取倒叙或预序的方式。如在第二章，黑叙述了他的归乡。但他并没有从离乡的时刻说起，而是先说自己在旅途上，以及回乡的见闻。对于黑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在外颠沛流离，这段时间是被悬置起来的，到了第五章“我是你们的姨夫大人”，才重新回到叙事中，由姨夫讲述了黑离开家乡之前的生活以及他远走他乡的原因——“如同每一个时常拜访我们家……获悉我有一个美丽女儿谢库瑞的年轻男子一样，黑也很自然地爱上了我的独生女儿……不同的是，黑不但可以自由进出我们的屋子，受到家人的接纳与喜爱，更有机会亲眼看见谢库瑞……他没能如我所愿压抑住自己的爱意，反而犯下了错误。”除此之外，时间的线性结构被打破并依照作者的叙事意图被重新组织，交错出现。如在第 12 章“人们都叫我‘蝴蝶’”中，黑去拜访“蝴蝶”的时间是在“晌礼的时间还未到”的一个时刻。而“蝴蝶”却讲述了三个有关于风格与签名的故事。在这里，他将叙事时间拉回到了“很久以前”的古代。通过对叙事时间的精心安排，帕慕克向读者展示了要遥远历史中的土耳其，两个时空的交相呼应表现出古老传统时期的土耳其与在外来文化冲突下土耳其的差别。

另外，《我的名字叫红》吸引读者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它跌宕起伏的叙事节奏。这种节奏的产生正是得益于作者对叙事频率的把握。许多故事，都在不同的叙述者口中讲了又讲。如黑再次回到家乡后第一次见到谢库瑞的场景，就分别通过黑和谢库瑞重复叙述了两遍。与此相关联的席琳和霍斯陆相遇的故事也被反复叙述，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了多次。而黑离开家乡前与谢库瑞度过的十二年生活，以及在他们爱情圆满并一起生活的二十六年时光，作者都用了极度概括的方法，将所有的故事一笔带过。当读者最迫切需要知道故事里的两个人是否能够成就爱情时，作者则减缓速度，不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对谋杀的线索作者也作同样处理，在作品一开始，一位死者就以诡异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死亡，此时读者已经被这场谋杀所吸引，探求真相的心理十分迫切。但作者却在第二章转了笔锋。将凶杀完全抛在了叙事之外，直到第四章才又由“凶手”重新叙述。频率的不断变化掌控者叙事速度快慢，让读者永远对文本有一种阅读的期待。

## 三、结语

正如阿多诺所说：“技巧具有头等作用的地位，技巧本身引导具有反省能力的人进入艺术作品的内核。”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的把握对小说的情节的组织和人物的刻画及意义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帕慕克无疑是运用叙事技巧的高手，小说的内涵意蕴也因此更加深沉。

参考文献:

- 1、奥尔罕·帕慕克著《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詹春花:《<我的名字叫红>中的叙事文化主题》[J].南京:当代外国文学,2007 (03)
- 3、王志杰:《帕慕克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指导老师:李凤亮
- 4、艾娟:《帕慕克小说的叙事艺术》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指导老师:蔚蓝
- 5、陈福兰:《<我的名字叫红>不可靠叙事者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 2011 指导老师:季水河